

明末清初小说

玉支珣

春风文艺



明末清初小说选刊

玉支矶

天花藏主人 述

春风文艺出版社

玉支矶

天花藏主人 述

周有德 校点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大连日报印刷厂印刷

字数: 132,000 开本: 787×1092 $\frac{1}{32}$ 印张: 8 $\frac{1}{4}$

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4,000

责任编辑: 林 辰

责任校对: 辛晓征

封面设计: 马寄萍

统一书号: 10158·735

定价: 0.90元

本书出版说明

本书据以校点之华文堂刊本，存大连图书馆。封面题：“步月主人订”，“玉支砚”，“华文堂刊”。第一回前题：“天花藏主人述”。四卷二十回，半页十行，行二十八字，白口，无格，单边。

此书刊刻欠佳，错讹较多；漫漶脱漏时见，当非初印。校点时虽尽量逐改了许多明显之错讹，但终因无他本对校，只得依校点凡例，暂存原貌。

据孙楷第著《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得知，各本均题天花藏主人述，雄醉花楼刊本题烟水散人编次，作者何时何人？尚属疑问。书中第一回说“在国初已生过一个刘伯温先生”。仅据此，似尚不宜定为明人作品。

《明末清初小说选刊》校点凡例

一、以大连图书馆收藏的孤本、善本明末清初小说为基础，兼采其他图书馆所收藏之孤本、善本明末清初小说，选取国内尚未出版过的或虽曾出版但版本不同者，补其刊遗，有计划、有选择地校点出版。出版这套丛书之目的在于填补明末清初小说出版工作的空白，也为了保存那些岌岌可危的孤本、善本小说。

所谓明末清初，其断限实指从《金瓶梅》到《红楼梦》期间（难以确断其创作年代者，亦可略前略后）。

二、出版这套丛书时，原计划“选择一些内容健康的或者有益无害的供应读者阅读”。因此，第一辑十种所附之“《明末清初小说选刊》例言”中说：“这套丛书，分校点本、整理本、删节本三种”。后因统一规划，只出版校点本供学术研究和保存，一律不出版整理本和删节本（第一辑十种，后亦同此）。

三、校点工作范围是：分段、断句、补脱、改讹、删衍；并将繁体字改为简化字，异体字改为常用字。

四、（1）按情节分段，诗词另行，对话不每句另行；
（2）使用现代标点断句时，取简化形式。不用地名、人名

专用符号及删节号和破折号；书名号用《 》；（3）尽量少用感叹号和分号；非问答之一般疑问句尽量不用问号；（4）常见之并列词不用隔点，如“唐宋元明清”、“日月星辰”、“君臣父子”、“唐宗宋祖”之类。

五、校点孤本、善本力求保存原貌。（1）目次与回目不统一者，不作统一处理；（2）有些字，无需改动，如：“他”字用于女性或事物时不改为“她”字、“它”字；联结形容词和动词之“的”字不改为“地”字；语助词的“罢”字、“么”字不改为“吧”字、“吗”字；疑问句之“甚么”的“甚”字不改为“什”字、“那里”的“那”字不改为“哪”字；“分付”不改为“吩咐”……等等。（3）凡补入明显可辨之脱漏字，用〔 〕标明；宜改之明显错字，迳改；（4）必要的删节，在〔 〕中注明字数；（5）原书缺字、缺页在〔 〕中注明字数；（6）明显之衍字、衍文迳删，不另注明；（7）难以辨识的字、句（五字以内者）以一□代一字；（8）怀疑原书之错讹，如无确切依据，宁存疑而不轻易改动；（9）私讳迳改，凡可佐证刊刻年代之讳字不改（缺笔亦同）。

六、对校时，（1）凡底本有而他本无者，不必校出，不写入校注（必要时校点者可附以另文）；（2）凡底本无而他本有之异文，补入后应作校注；（3）依他本补、改处，按全书校记统一编号，分别附于书后“校记”中；迳改者只用〔 〕标明，不写入校点。

七、（1）原书中之评、眉批、旁批、夹注一般皆删，

其有价值者可附录于书后；（2）词牌曲牌名前之“右调”，横排时不改；（3）原书序、叙、跋仍按原次序排列；（4）原书回目前的署题皆删，另作说明。

八、将繁体字改为简化字只是由于印刷厂无繁体字而不得不改。因此，改用简化字时应注意是否发生歧意，如後一后、餘一余、徵一征、於一于……等等，可能发生歧意时则不改。

九、这套丛书一律不写序言，如校点者认为需要，可本着文责自负原则附以“校后记”，也可附以有关资料。

十、这套丛书每十种为一辑。

目 次

第 一 回	老侍郎题诗童子笑 村先生染翰美人惊.....	1
第 二 回	欲坦东床先开绛帐 要争西席傍系红丝.....	11
第 三 回	卖才自是佳人觅夫婿 涂面何殊丑妇见公婆.....	21
第 四 回	逼才子题诗引贼入室 荐春卿促驾调虎离山.....	32
第 五 回	才自怜才一言而婚定 恶偏党恶多谋而诈生.....	42
第 六 回	慧心女用假聘消真祸 奸人拙装暗鬼哄明人.....	52
第 七 回	将人作饵已露芳香 以聘为辞终无声臭.....	62
第 八 回	赠聘有心反堕人术中 题诗无意早撵身婚内.....	72
第 九 回	无心罗雀一网全收 有意钓鱼两头齐跳.....	82

第十回	卜公子使势拳头送客 管小姐弄巧乞儿救人	91
第十一回	书生畏人逃生死未知 佳人敢独立强梁不怕	101
第十二回	小姐巧用松松中着紧 公子强寻死死里逃生	111
第十三回	朋友丧心谋挑唆蠢汉 佳人苦肉计吓杀痴人	121
第十四回	公子惊欲死恶梦颠狂 长孙想不了诗笺丧失	131
第十五回	丞相一怒害人情性恶 书生两番登第姓名香	141
第十六回	巧变姓名养姑行大孝 不忘生死请娶报深仇	151
第十七回	夫人舍不得捉李代桃 公子慌杀了移花接木	162
第十八回	管不闻探才宜小心 卜红丝题诗存大体	172
第十九回	二小姐惊惊喜喜说幽心 两尚书假假真真讨情面	180
第二十回	乍相见未说破犹自疑 大团圆看分明方知巧	191

第一回

老侍郎兔鹤题诗童子笑
村先生龙蛇染翰美人惊

词曰：

白面书生，红颜女子，灼灼翩翩非不美。若
无彩笔附高名，一朝草木随流水。江梦生花，
谢庭絮起，千秋始得垂青史。闲将人品细评论，
果然独有才难耳。

右调《踏莎行》

话说浙江处州府，有一个青田县。这县为何叫做青田？盖因昔人有一个叶法善仙师，曾栖此学道，道法成时，忽田中生出许多青芝来献瑞，故一时惊美其事，遂相传叫做青田。这青田县，峰峦高峙，十分秀美。内有一个石门洞，更是幽奇，道书中称为玄鹤洞天者，即是此地。洞之西南悬崖上，飞下一道瀑布来，冬夏不竭，甚为奇观胜赏。只因地脉灵异，往往生出高人。在国初，已生

过一个刘伯温先生，做了一番事业，享了一个大名。只道山川秀气泄发无余，不期天地精华，生生不尽，后又生出一个高人来。这高人姓管名灰，表字春吹，乃宋仁宗时管师復的子孙。这管灰生来天资出类，才美过人，二十外，便中了明成化年间的进士，历官中外，大有贤声。还未及五十，早已做到礼部侍郎。因素志慕汉张子房辟穀之高，便弃职而归隐于林下，每欲飘然遗世而去，只因夫人早丧，止遗下一女一子。若是子女生得寻常，他也不暇顾惜，不期生得这个女儿，美如春花，皎同秋月，慧如娇鸟，烂比明珠。这还是女子之常，不足为异，即其诗工咏雪，锦织回文，犹其才之一斑。至于俏心侠胆，奇志明眼，真有古今所不能及者。生到一十六岁，嫋嫋翩翩，竟是一个女中的儒士。父亲爱之如宝，因与他起个名字，叫做彤秀，别字青眉。又不期生得这个儿子，神清骨秀，又自不凡，自小儿便不好嬉戏，到了五六岁上，便随着姐姐读书习字，朝夕不懈。到了七八岁，延师教训，果能默默领受。故到了十岁，便知书能文，已宛然是一个成人。父亲爱之不减青眉，望其大振家声，因替他起个名字，叫做管雷，表字不闻。因有了这等两个儿女，夫人许氏又早丧了，一时去不暇，故将辟穀的念头只管耽搁了。却喜自家年还不老，尚有可待，故急急要完儿女婚姻之事。只奈青田僻在山中，那里便有可意儿郎，招为门婿。虽然没有，他却时时留心访求。

一日春光明媚，柳舒花放，他在家中闷坐不住，因带

了家人童子，并携了游春之具，依旧到石门洞西来看瀑布。原来这看瀑布所在，已有人造了一座亭子，叫做喷雪亭，紧对着这瀑布，供游人玩赏。管灰到了，坐在亭子上，赏玩多时，心下甚是快畅，欲要题一诗以寄兴。因想起李太白题瀑布诗，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之句，精警豪放，一时难与争衡，故拿着笔在粉壁上将要写，又歇下了。想一想，忽又提起笔来。及待要写，却又沉吟缩手，不敢下手。不半晌，如此者两三遍。正尔思索枯肠，不防背后有人看见，嘻的一声笑将起来。管灰听了，心惊道：“甚人笑我？”忙回头一看，只认做是甚诗人韵士，谁知大不相干，却是一个八九岁发还不曾齐眉的小村学生。初看时，半是抱惭，半是含怒。及看明是个村学生，转笑起来。就问道：“学生，我在此题诗，你笑些甚么？”那小村学生却甚老实，也不避忌，竟说道：“我看见你这等一位齐齐整整的老先生，为何题诗拿着枝笔兔起鹑落的这等烦难，故不觉失笑。”管灰道：“我做诗烦难，你笑也罢。只是你曾看见那个做诗容易？”小学生道：“别人我不看见。只看见我家先生，年纪还没有二十岁，在馆中那一日不做诗。凡做诗，提起笔来就写，要三首便三首，要五首便五首，要律诗便律诗，要绝句便绝句，要长篇古风便长篇古风，从不见他提起放下，象老先生这等吃力。”管灰道：“你这先生姓甚名谁？”小学生道：“我们这先生叫做长孙无忝。”管灰道：“他的学馆开在那里？”小学生道：“先生的学馆，就在前面豹吠村里。”管灰道：

“离此多远？”小学生道：“不上一里，远是不远。只是弯弯曲曲都是小路，不甚好走，有些难认。”管灰道：

“我要到馆中去望望你先生，你肯领我去么？”小学生摇着头道：“这个我不领你去。”管灰道：“你为何不领我去？”小学生道：“我那先生为人甚是疏冷，只喜自家读书，怕与人往来。我若领你去，妨了他的功夫，他就要打我哩。”说罢，慌忙就走去了。

管灰想道：“乡下先生题诗，信笔胡涂乱抹，自无可取。但他说年未二十，肯读书，不喜交接人，这就不可量矣。我左右闲在此，况路又不远，何不步去探访一回。”一面就叫一个家人先去暗暗访问，然后叫童子收了笔砚，也不做诗，就随后缓步而来。路虽曲折，却花迎柳引，甚有幽逸之致。果不甚远，即找着了豹吠村。家人忙复命道：“转弯竹林里有个学堂，定然就是了。不知老爷还是自去，还是竟用帖子去拜？”管灰道：“不知是何等之人，不消用名帖，待我且自去看看。”遂单带了两个童子，步入竹林中，绕至学堂边，未见人早听得书声琅琅，忽高忽低，悠然而有韵。及走入学堂，只见一个少年先生，高据师席，端然而坐。细视之，神清骨秀，了无村俗之态。怎见得，但见：

潇洒风流迥出尘，

不衫不履自精神。

漫言锦绣藏胸腹，

只看姿容也玉人。

管灰看得分明，因走近前，将手一拱道：“先生请了。”那长孙无忝，正读到忘情之处，忽听得有人叫，忙定神一看，见是一位先达行藏，忙将书掩了，立起身走下位来，相迎施礼道：“乡村训蒙之地，为何有贵人到此？想是春游足倦，不妨小憩。”管灰道：“春游则然，足倦则非。到此者，特访无忝兄也。”长孙无忝听了惊讶道：

“小子姓名，何由挂大人之齿，可谓奇矣。”管灰道：“珠藏溪媚，玉韞山辉，贤兄雾雨满山，怎勉人之物色。”长孙无忝听了，大喜道：“果有此耶。”遂延之上座，命学生入内取茶。茶罢，长孙无忝因问道：“老先生贵人也，既肯下临我晚学生，必有所闻，实不知何所闻而来？”管灰道：“他尚未知，惟闻先生诗才敏捷，不减青莲，因思青田小邑，素不闻有其人，故趋而领教。”因命童子取出一柄金扇，送上道：“欲求一挥，不识可能惠赐一新咏否？”长孙无忝道：“巴人下里之句，本不当污白雪阳春之目。然道在青毡谋食，又不敢过辞而失职，只得要呈丑了。”因提起笔来，信手题于扇上道：

题诗只道野无人，

何意门停长者轮。

荣籍闲花如素笑，

宠加幽草也生春。

漫言路近寻来易，

犹恐山深认不真。

欲借文章联一脉，

未知笔墨可如神？

长孙无忝题完，因未曾请问得管灰姓名，难以称呼，故诗尾落款，只写个“村塾偶遇先达索书晚学生长孙肖漫题呈政”，就双手送与管灰道：“下学哩言，老先生休哂。”

管灰先见其落笔就写，不假思索，已自惊讶，及接一看，又见其吐词高爽，落笔风流，字字皆有微意。因不胜叹息道：“天下何曾无才，特人不识以致埋没耳。长孙兄青年才美如此，若非唐突识荆，几乎错过。”因叫家人取个名帖送上，重又作揖道：“长孙兄之才，大用之才也。为何小隐于此？”长孙肖接名帖看了，故知就是礼部侍郎管灰。因答道：“晚生栖此者，一为自安蹇劣，一为窃薪水以养母耳。”管灰道：“旧年宗师按临处州，何不假途以取青紫？”长孙肖道：“奈籍不对，故守旧耳。”管灰道：

“原籍何地？为何居此？”长孙肖道：“原籍沧州，因随先人宦此。不幸先人见背，宦囊廉薄，贫不能归，故留于此。留将十年，所以母子茕茕也。”管灰道：“这等说来，莫非就是长孙父母的后人么？”长孙肖道：“正是。”管灰又叹息道：“长孙父母廉吏也，未及大用，而即谢世，常怪天道之无知。今见长孙兄青年才美，定当跨灶，方知屈于前伸于后，天道又未始无知也。”长孙肖道：

“无文小子，既贫且贱，方愧不能继志，而老先生反为此言，岂不令我晚学生羞死乎？”管灰道：“人生天地，第患无才耳，眼前贫贱，安得限人。”因又问：“曾娶否？”长孙肖道：“一母供给尚且烦难，何轻言娶妇。”管灰道：

“娶或未曾，定想自然定了？”长孙肖道：“纵有红丝，谁牵到此，并不曾定。”管灰因见长孙肖青年才美，人物轩昂，言词爽朗，心甚爱之，不忍就别。因又说道：“才人难遇，春昼甚长，我学生有便携的樽盒，欲假此与贤兄盘桓片晌，不识可乎？”长孙肖道：“啣春觞而侍高人之座，何幸如之。但以贵下贱，反客为主，似非礼也，无乃不可乎？”管灰笑道：“古人有言，‘老子于此，兴复不浅’。又言，‘礼岂为我辈而设’，安见学生与贤兄独不如古人？”因命家人将携来的酒肴，摆设上来，二人对饮。饮到半酣，管灰又将经书上的学问来盘驳他。长孙肖皆从从容容，一一对答如流。管灰甚喜，因说道：“兄才已不啻青钱，自万选万中，若虑籍贯，我学生尚可为兄周旋。”长孙肖道：“周旋，固老先生怜才之盛心，但思功名一途，欲致此身而取重于朝廷也，若始进而即涉于欺，恐非朝廷之所重。”管灰听了，又惊叹道：“如此说来，则长孙兄不独才美过人，存心又君子矣。可敬，可敬。但只是故乡二三千里，非一蹴可至。而村童之馆俸无多，何以为行李之费也。当设处若坐失青年，则非算也。”长孙肖道：“君子修其在，已无可奈何，只合听之。”管灰听了，愈加敬重。又饮了半晌，家人以天晚催促，方才别了回来。

一路上暗想道：“少年人眉目可对，世间或有之，至于才华，则往往未见。若论才美相兼，又少年，到了长孙无忝，可谓十全矣。我为彤秀择婚，阅人多矣，实无过

此。但可惜他此时尚处寒贱，未必入儿女之眼，且慢说出。”到了家中，女儿彤秀与儿子管雷接着，问道：“爹爹春游，今日为何归晚，莫非又遇了甚么好景留连？”管灰道：“到不是好景留连，只因闲步到一个村学馆中，偶见了一个教书先生，与他谈论诗文，甚是有些趣味，故不觉坐到此时。”彤秀道：“村馆教书，无非老学究腐儒常谈，有何足听，而爹爹却留连忘返？”管灰道：“馆便是个村馆，先生却非老学究，转是一个后生，言论皆出人意外，并无一字涉于迂腐，所以听之津津不倦。就是所作之诗，亦有别致可赏。我儿若不信，他有当面写的扇子在此，你看便知。”因叫童子将诗扇递与小姐看。彤秀接在手中，还不甚在心，及看一遍，便肃然起敬。又看一遍，因大惊讶道：“此诗不衫不履，果是才人之笔，且字字俱有微意，开口‘野无人’，何等自负。却妙在承得不骄不亢，却又赞誉得不谄不媚。至于后联‘认不真’，还恐爹爹识他不透，结语精警，直与起句相映，大合诗人之法，为何尘埋村馆？爹爹赏鉴不差。且前日县中送爹爹的锦屏，其题咏皆青田名流，渠公非牙后余唾，即甌中尘饭，并无一新警之句，何堪寓目。为何村野训蒙，转有此奇雋之才，殊令人不解也。”管灰道：“此生若是青田本县人，或亲或友，或者还有吹嘘。因他不是青田人，乡曲生疏，故沦落在野，无人知道。”彤秀道：“不是青田人，却是何处人？因何流落在此？”管灰道：“此生乃沧州人，就是前任长孙县令之子。因奉母随任在此，后父亲死